

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



蒋振华◎著



岳麓书社



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

蒋振华◎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蒋振华著. —长沙:岳麓书社,2009

ISBN 978-7-80761-189-9

I. 唐... II. 蒋.. III. ①道教—宗教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②道教—宗教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I207.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9229 号

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史

作 者:蒋振华

责任编辑:杨云辉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5.125

字数:320 千字

ISBN 978-7-80761-189-9/I·870

定价:30.00 元

承印:长沙瑞和印务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本书为2006年度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唐宋道教
文学思想研究”的成果形式

本书获2009年度湖南师范大学优秀社科著作资助

目 录



绪 论	001
第一章 初盛唐时期的道教文学思想	020
第一节 隋代道教文学思想	026
一 王贞的仙圣文学观	026
二 虞绰文学创作中的神仙意象	031
第二节 重玄双遣与文法自然	036
一 道教的重玄双遣	037
二 成玄英“天心顺物”的文学创作论	041
三 唐玄宗御注《道德经》的文法自然	061
第三节 心生心灭与抒心写性	084
一 王玄览与《玄珠录》的心境论	085
二 王悬河的精思说与张果的抒心写性	103
第四节 存想通神与文学虚静	116
一 道教存想通神的历史与艺术渊源	117
二 司马承祯的存想坐忘与文学虚静	119
第五节 平行发展与交互渗透	133
第二章 中晚唐五代的道教文学思想	152
第一节 虚拟澹泊的创作追求	159
一 道教内丹理论和修神养性	160
二 典雅清神的《宗玄先生文集》	163



三 虚心怡性的《纯阳真人浑成集》	187
第二节 道教斋醮仪式的艺术化	200
一 张万福杜光庭对道教仪式的艺术完善	200
二 闾丘方远关于灵宝斋仪文的起源注解	214
第三节 晚唐道士的幽唱使性	219
一 施肩吾的仙心与诗心	221
二 罗隐的“秉笔立言”为教化	236
 第三章 北宋时期的道教文学思想	 245
第一节 进一步发展的道教内丹理论与文学养性的通融	249
一 陈抟清静无为的内丹理论	252
二 陈抟养性为本的道教文学思想	256
三 苏黄诗学治心养气的人格修养	267
第二节 道教隐语系统与文学隐喻	271
一 张伯端《悟真篇》的隐语内涵	273
二 从韩愈险涩到黄庭坚拗硬的思考	283
第三节 北宋斋醮科仪的新变化与道经起源思想	295
一 北宋道教斋醮科仪的新变化	296
二 《云笈七签》的道经起源观和艺术性	304
 第四章 南宋时期的道教文学思想	 323
第一节 内丹派南宗与注“真”“诚”的文学观	326
一 白玉蟾的内丹派南宗	326
二 白玉蟾文学创作的真诚贯注与艺术追求	339
第二节 南宋道教诸文体的创作倾向	351
一 南宋道教诗词的理学色彩	352



二 状物抒怀的南宋道教赋文创作	365
三 南宋道教文学思想中的爱国情怀	371
第三节 南宋道教斋科类书的编撰	383
一 金允中和蒋叔舆的仪法类书	384
二 吕元素与吕太古的道门读物	390
第五章 独树一帜的女冠创作倾向	397
第一节 李冶诗歌的深长与悠远	399
第二节 鱼玄机创作的凄婉与清宁	404
第三节 薛涛志趣的高洁与清幽	414
第六章 唐宋道教仙类文学的艺术特征	422
第一节 唐宋神仙传记的真与幻	425
一 杜光庭集仙传文学之大成	427
二 北宋仙传文学的继承与开拓	439
第二节 唐宋仙歌道曲的艺术旨趣	445
结 语	461
主要参考引用书目	468
后 记	476



绪论

道教在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呈现出两种主要的发展路径或趋势。一种是流行于民间的低层次宗教信仰，表现为迷信化、松散化、下层化的倾向；另一种是流行于上层统治阶层的高层次宗教信仰，表现为理论化、组织化、官方化的倾向。特别是后一种倾向的出现，主要缘自下述三个方面的原因：道教的无序发展尤其是向庸俗低级的迷信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失去更多更广泛的信众基础，需要从内部进行自我整顿与规范；由此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低俗发展的副效应则是忽视道教教理、教义、教规等理论上的建设，从而背离了以《老子》为道教原典的理论指导意义，魏晋时期注老解老、注庄解庄等学术活动的出现，就体现了要将道教带上老庄道学化方向的企图；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佛教影响的广泛性，佛教学理的深刻化、佛道斗争的激烈化给道教平添了巨大的压力，迫使道教进行自身改革，尤其是加强深层次的理论改革和理论建设。此外，道教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借助上层统治阶级的扶持，必须走官方化发展的道路，这一点，任何宗教都不例外。

唐宋时期是道教发展的鼎盛期，之所以出现繁荣旺盛的局面，



就是因为有了上述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自身的改革与完善，尤其是向理论化、思辨哲学化方向和官方化方向的完善。这样一来，唐宋道教的发展趋势，势必走在哲学化和上层化的轨道上。因此，梳理和描述这个时期道教哲学化、上层化的发展情景，对于我们研究唐宋道教文学思想为什么主要表现为老庄道学化、重玄化和儒教理学化、心性化的历史流程，显得尤为必要。从理论上讲，唐宋道教文学思想的发展，依赖于唐宋道教的哲学体系之完善，也依赖于它们借助的道教信仰力量尤其是官方信仰之力量。

首先来看唐宋道教文学思想赖以形成的唐宋道教的哲学化。

隋唐时期，道教的哲学化，主要表现为老庄道学的“重玄”化。

所谓老庄道学的“重玄”化，是指道教学者受佛教破除妄执之思想影响，而主张遣除“滞着”（有无），又进而遣除“不滞之滞”，共有两重遣滞，故名“重玄”。这是一种排除欲念、遣释名利的修持之法，也是一种体认老庄玄道的诀窍之门。其学说源自《老子》首章所说的“玄之又玄”：“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就是说，“道”是非常幽深的存在，包括有和无两个方面，把握“道”的幽深，是通观众妙的纲宗和关键，是体道的“不二法门”，只有把握了幽深的道，才能进入无我、无欲的高远境界。但是，要怎样才能把握和体认这幽深的妙道达到高远之境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遣除“滞着”，遣除“有无”，遣除“不滞之滞”，实现双遣，这就是“重玄”之法。

上述“重玄”思想，充满了浓厚的哲学思辨色彩。有唐一代，持“重玄”思想的道教人物诸如成玄英、王玄览、王悬河、张果、



李荣、司马承祯、吴筠、李筌、张万福等，他们从否定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等抽象观念入手，进而否定建立这种抽象观念的心之作用和意念，达到一种绝对否定、绝对自由的心之妙境，这种自由自在、不受牵累的心境，对于文学创作追求的宁静安详之态，尤其是在创作前保持安适清虚的心情这样一种文学原则，是有巨大的启迪作用或者说两者在心境的营造上是相通的。唐宋道教文学思想表现的天心顺物、心生心灭、存想思神等观念，都与这种重玄学思想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此外，正如任继愈先生所指出：“所谓‘重玄’，进入了宗教神秘主义的范围，其实质在于通过宗教的摄念调心，由主体去契证‘妙本’，‘契入重玄’，而达到‘与道合真’的信仰的。”^①这就是说，道教的宗教理念和修心持养，必须将主体精神与客体真道融为一体，才能达到入玄入化的心之妙谛，虽然带有宗教神秘主义色彩，过分地强调道的幽深谲怪，但主张心物的一致融通，这对文学创作的物我合一，主客交融颇具吸引力，这就是唐宋道教文学思想仙心与文心相契合的产生基础。

两宋时期，道教的哲学化，主要表现为道教与禅学和理学的融合。

先看道教与禅学的融合。

唐代道教热烈地追求外丹之道对于成仙长生的重要作用，但一连串的服用外丹导致人体中毒死亡的客观事实宣告了道教外丹术的破产以后，许多道教人物开始反省道教的狂热的宗教信仰，转而寻找另一条道教发展的生路，于是，降至两宋时期，内丹术兴起，标志着道教的重大转机。所谓内丹术或两宋内丹派道教，

^①任继愈《中国道教史》第2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是强调“心”的修养对于体“道”和得“道”的重要性。“仙者心学，心诚则成仙”，这是说学道首先要心诚，只有“心诚”才能“成仙”，“成仙”是一种内心修养和持炼操守功夫。宋代内丹道的代表人物张伯端在其《悟真篇》中最强调的就是这种诚心诚意的心性修养。内丹派道教的这种操持理论，是和中国化的佛教宗派——禅宗的修持观念相通融的，禅宗以“明心见性”为宗旨，要求人对于自性清净的觉悟。这种修持理念体现了对于人性的肯定，对于人的主体意识的加强，是人类精神史上的重要进展。把内丹派道教的修持理念与禅宗的明心见性融合起来的道教思想家张伯端，高举儒佛道三教归一，三教融合的旗帜，对于道教的哲学化、思辨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悟真篇·序》中说：“释氏以空寂为宗，若顿悟圆通，则直超彼岸，如有习漏未尽，则尚徇于有生。老氏以炼养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其次《周易》有穷理尽性至命之辞，鲁语有毋意必固我之说，此仲尼极臻乎性命之奥也；然其言之常略而不详者何也？盖欲序正人伦，施仁义礼乐之教，故于无为之道未尝显言，但以命术寓诸《易》象，以法性混诸微言耳。”释、老、儒三教都强调性命之修，佛教主顿悟圆通，老氏以炼养为真，儒教倡穷理尽性，“教虽三分，道乃归一”，又《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49引张伯端语云：“性命本不相离，道释实无二致，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故号曰金仙。”在这里，张伯端完全把道教与佛学（包括后起的明心见性的禅宗）融合起来。

以张伯端等为代表的宋代内丹道教强调“心”的修养，强调心诚、心明的修炼原则，深刻地影响着道教文学的创作实践，也



影响到教外文人对于文学创作原理、方法、风格等的理解。前者表现为道教人士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主张将道教心性修养带进文学创作，如张伯端的七言诗体《悟真篇》就是这种实践之成果；后者表现为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苏黄诗学强调作家的人格修养应转变到治心养气的轨道上来。

再看道教与理学的融合。

北宋道教与理学的融合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宋代理学人物在儒家经典的传承关系上与道教人物有师承传授关系。

以《易》学的传授为例，最能体现道教与理学的融合。

陈抟是北宋一位著名的传奇式的道教人物，其道教思想影响后世深远，人们将受其影响而崇信道教的人称为“陈抟道派”。陈抟尤长于《易》学，其学“不烦文字解说，止有图以阴阳消长之数，与卦之变化。”他在道教《先天图》中主张的“先天八卦”说为北宋理学家之邵雍所师承，据《河南穆公集》称：“陈抟好读易，以数学授穆修伯长，修授之才挺之，之才授康节先生。”他的《无极图》或《太极图》通过北宋初的穆修传给理学的开山始祖周敦颐。

另一方面，宋代理学家通过接受道教人物关于宇宙天地的看法、关于修炼操持的认识等诸方面的内容而将其发扬光大使理学蔚为壮观。仍以陈抟为例，他的以九为河图，以十为洛书的思想为后来朱熹所发挥；他的万物一体，只存在着超绝万有的“一大理法”的宇宙观对宋代理学影响尤著，为周敦颐和邵雍加以推演，成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陈抟的《无极图》、《先天图》都被宋代理学家所弘扬，使儒道走上融合之路。



两宋道教与禅学的融合，道教与理学的融合，吸引着大批文人士大夫在修持操炼上由外在的养形向内在的养神方向转变，即由形体的修养向心性的修养发展。表现在文学创作上，道门中人的文学创作则强调由宣教的功能向养性的功能转化；教外文人的文学创作则强调由技艺的追求向心气的完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犹如一把双刃剑，一面是宗教的宣教，一面是文学的审美。两宋时期的道教文学思想无论是陈抟对诗歌创作之养神养性的要求，还是白玉蟾在词的创作上强调仙学之诚与文学之真的结合，抑或是理学色彩所涂抹的两宋道教仙歌仙话，都体现了这把双刃剑焕发的光芒。

下面再来考察唐宋道教文学思想赖以形成的宗教信众基础，尤其是官方信仰之力量。

首先来看唐宋道教人物尤其是道教学者推动道教发展的基本情况，他们是创建和表述道教文学思想的中坚力量和实践主体。

唐代道教在其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个重要道教流派，这就是“重玄宗”。这个道派是以“重玄”思想注解《道德经》而闻名于世的一个学派，代表人物是道教学者成玄英和李荣。

成玄英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玄之又玄”的思想，提倡超然物外、无欲无为的修养功夫。这种道教养炼功夫和清心寡欲的心态对于其提出的天心顺物的文学创作论启发颇大，也为唐代道教散文追求文法自然的风格之形成做出了理论指导。

李荣像成玄英一样，主张宗教操持和心性炼养中的遣“有无”，否定“非有”“非无”，达到至虚至空的“重玄”之境，这种超脱万有、飘忽象外的道教理论，对于他提出的“寄言象之外，论有无之表”的诗文创作观点，有一种带方向性的价值指向，构



成盛唐时期道教理论和道教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盛唐时期神仙道教在吸取和继承魏晋神仙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修仙的方式上由外形的保养向内心的观照转变。这种思想倾向的代表人物有王悬河和王玄览。前者主张用坐忘、精思的修炼方式致仙长寿；后者认为修仙的方法是“道应内求”，以修心为要，向内心观照。二王的精思、修心之法直接酝酿了他们在文学思想方面主张的抒心写性观念。在创作主体上，道人张果的诗文创作就是这种文学观念的实践之果。

南朝上清派道教是以存想通神为修炼手段而达到致仙之目的的，它在唐代的情况依然有一种强劲的势头。司马承祯为上清派之集大成者陶弘景的三传弟子，吸收了儒家的正心诚意和佛教的止观、禅定学说阐发道教的修道致仙理论，主张以存想通神的致仙之法达到修真的目标。这种修炼之法，本身就是一种具有艺术特质的内省功夫，与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体现的虚静凝神，特别是与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所提倡的“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之创作构思理论实有异曲同工、殊路同归之妙。

道教的斋醮仪式经过南朝刘宋时期的陆修静整顿完善后，基本走上了规范化、仪轨化的发展道路，到晚唐五代时期，由于著名道教学者如张万福、杜光庭、闾丘方远等人的进一步清理整合，从而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完备。他们的工作，不单是一种宗教活动，更重要的是一种艺术化的审美追求。以杜光庭为例，他在继承张万福把道教仪式义理化方向推进的基础上，将道教的表奏、词章、疏启、咒、颂赞敷以文饰，并且对各种斋醮仪式敷衍以艺术内容，从而提高了道教仪式的艺术品位，使道教法仪更具观赏性和审美



性。这种实践体验，有力地丰富了道教文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对道教文学思想的创新和开拓。

道教的发展，需要道门人内部严密而系统的师承关系的维系。对于道法、道术、修炼之要诀等的传授，又极力讲究其神秘性、保密性，因此，在道教内部产生了大量不为外人道的宗教隐语。这种现象在北宋时期较之魏晋南北朝有更加突显的趋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北宋内丹道学者张伯端在其所撰道书《悟真篇》中创建了一个完整的隐语体系，以设象取譬之辞概述炼丹养气之法，使宗教隐语与文学隐喻有机地结合起来，表现了宗教与文学在完成职能任务方面所具有的相通相融之处，揭示了宗教与文学的同质同源。

六朝时期，陆修静对道经文体的分类及其分类标准，曾经影响着南朝时期文学理论领域关于文体义界的讨论，以至于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许多关于文体概念的提法都曾接受了道经文体方面的影响。道经文体的发展及其明细分类，到了两宋时期又出现了新的局面。主要表现为：以道教教理教义和终极信仰为标准的道经文体分类更趋细密化；道经文体的文学性和艺术化色彩更为强烈。对建造这种新型的道经文体局面做出了最大贡献的人就是著名的道教学者张君房，他所编撰的各种道经文体都收录在《云笈七签》之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该书“类例既明，指归略备，纲条科格，无不兼赅。《道藏》精华，亦大略具于是矣。”此外，南宋道教人物蒋叔舆、金允中、吕元素、吕太古所编纂的斋科仪法类书及其他道门读物，使道经文体诸如章奏、表状、文牒、关疏、符诰、神牌等在概念、形式、内容诸方面更为完善，也使道教的宣教科本更为规范。



建设和发展唐宋道教文学思想的，除了道教内部的崇信者之外，还包括教外文人，他们以对道教的信仰和向往，即使其中一些只是对道教发生某些兴趣，都使此时的道教文学思想得以丰富和完善。下面我们扼要地考察教外文人这一信众力量对于推动唐宋道教文学思想发展的情况。

李白对神仙世界的幻想、追求，追求后的困惑，艺术地转化为一种诗歌理念，那就是对飘逸美妙的诗境追求，神仙世界已经转化为诗意世界，由此构成李白对中国古典诗学的意境理论之丰富和提升，也是他对道教文学思想的贡献。

李贺在信仰道教方面历来引起学界的争议。我们认为他是向往道教神仙的，只不过是现实世界根本不存在神仙境界的理性反省，使得他把对仙界的由外追求转向心造神仙幻境的向内探索，再借助诗歌的意境予以表现。这样，在李贺的文学创作里，仙学、心学、诗学三位一体，浑融无隔地完成了他对于中国诗学理论的贡献，也使得道教文学思想表现出诗仙诗心的水乳交融。

在李商隐的信仰世界和文学世界里，神仙世界里的一切包括仙景、仙说、仙事、仙语，都被看作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的素材来组合、发挥和运用。在他的笔下，对道教神仙境界的追求以及对神仙的真实信仰等体现宗教终极目的的心态心境，完全被另一种态度和心情所取代，这就是欣赏和把玩的态度，也就是说，李商隐怀着一种艺术观赏、艺术审美的心态来借用这些素材，目的是表现自我，抒写自己的内心世界和心迹，表现出自己对诸如朦胧、仿佛、真假难分的艺术幻景与现实迷茫两结合的美学追求，那些以“无题”为题的诗歌作品大多是这种美学价值的最典型最突出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讲，唐宋道教文学思想，不单单是一



种理论形态，而且是一种审美形态，一种宗教被美学所锻造的超理性形态。

宋代诗学强调以学问为诗，苏黄诗学是以学问为诗的典型代表。这里所说的学问包括读书穷理和心性修养两个方面，而其中的心性修养既包括理学家所主张的人格修养即“尊德性”，也包括道教士人所提倡的治心养性和佛门弟子所坚持的明心见性。这几个方面在苏黄身上都表现有加，两人都信仰道教或者说对道教都曾感兴趣、与道教界过从较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苏黄诗学开始由技艺间事转入到治心养气的人格修养、心性修养、精气修养诸方面来。也就是说，在苏黄诗学的理论表述里，也包含着道教文学思想的成分。

最后我们来梳理一下官方信仰力量在唐宋道教文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

官方对道教的信仰，在唐宋时期，主要表现为最高统治者对道教的信仰，其中尤以帝王之信仰为著。我们以唐玄宗、宋真宗、宋徽宗、宋理宗为例来阐述官方信道对于唐宋道教文学思想之发展所起的作用。

唐玄宗是在有唐一代所有信道的帝王中对道教信仰最为虔诚的一个，其表现形态多种多样，尤以对道教的原始经典的阐释和传播用力最勤。他将崇道纳入了科举考试和学校教育的体系，亲自注解《道德经》，将其置于儒家六经之上，为百家之首，以清静朴素为本，把《道德经》作为“可以理国、可以保身”的法宝。在注解阐释的文字表述中，紧扣《老子》行文简洁、风格自然素朴的行文特色。这种由最高统治者导演的注经解经中的文章倾向，对于盛唐时期唐宋道教文学思想中文法自然之创作趋向的形成，